

老 砲 手

著 幹志于
圖 栢真 余



戰士生活叢書之十三

老
砲
手

于忠幹著
余真插圖

提起周吉祥

六〇砲見亮光光，

隨我南北打勝仗；

整訓生產練本領，

練好本領保國防。

部隊從廣西往回來的時候，上級傳達說：「咱們這次回去要參加生產整訓，改編成國防軍啦。」大家一聽勁頭就來了，一路上又唱又笑。那天正在路上走着走着，忽然誰在我身後扯開嗓子唱了這麼四句歌子，我一聽這個嗓門就猜出了這是誰唱的。回頭一看，果然就是他。

1

你道他是誰？原來是我們班長周吉祥，他是我們連裏最好的砲手。這時他正扛着一個砲筒，腰裏圍着五發砲彈，唱得挺起勁。看見我

回頭看他，他不好意思唱了，腫胖胖的大臉一紅，咧開大嘴呵呵地笑起來說：「小子你看啥，聽我自己編的歌子好不好？」

聽他這一唱，我立刻想起前幾天我們班裏討論建立國防軍問題的時候，大家和他開玩笑說：「國防軍都是年青小伙子幹的，周吉祥不能幹啦！」他當時就急的紅了臉說：「誰說我老，老黃忠八十歲還不是一樣上陣打仗，我才四十多歲，早啦，就憑着我這門砲也能再幹他幾年！」

真的，提起周吉祥全連那一個不佩服人家，別看他今年已經四十掛零啦，可是幹起工作來那股生龍活虎的勁兒，連小伙子都跟不上他。行起軍來數他的勁頭大，又喊口號又拉歌子；打仗的時候他總跑在前頭；對待同志更不用提是多麼關心啦，班裏誰要是鬧個病鬧個災兒的，或者是思想上有什麼問題解不開的時候，那他真能不吃飯不睡覺的照顧你，幫助你。常了我們就叫他老大哥，誰知一叫出去全連都跟

着叫起來，於是他就成了我們全連的老大哥。

老大哥也並不是盡是好處。他最大的缺點就是脾氣爆點，嘴也碎，看見一點不對的地方就好嘮嘮叨叨地說一頓，說完了他把大嘴一咧，呵呵一笑也就沒臉了。

有人說：「周吉祥看見煙就來了精神啦！」這不假，周吉祥的煙癮在全連也是最大的一個，連他自己也說：「一時不抽煙，我就覺得渾身沒勁，心裏悶倦，煙一抽到嘴裏精神立刻就來啦！」因此他每個月發下津貼費一個不捨得花，都買煙抽了。行軍不管走的再累，也不管颳風下雨，只要一得空他就捲起一支煙吧吱吧吱抽起來。他的確簡上老是掛着一束煙葉，老遠一看幌幌悠悠地就知道是他。他自己也知道這個毛病不好，他說：「這是在國民黨隊伍裏養成了的，現在沒法改。」

以前周吉祥的工作雖說積極，可是他經常說：「年歲大啦，革命

成功以後該回家啦！」這一回他又決心幹國防軍，到底是什麼原因呢？我覺得很奇怪，那天我就找他談起這個問題，開始他不肯談，後來就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我。

二 窮人能有家嗎

周吉祥問我：「你說窮人能有家嗎？」我叫他給問楞了，說：「誰都有家呀！」他搖搖頭說：「不，舊社會的窮人是不能有家的。我以前想的都錯啦！」於是他給我講了一個故事，這故事就是他親身的一段經歷。

原來周吉祥是我們在東北第一次消滅八十八師時解放過來的，家在湖南長沙附近的一個鄉下，從小也是受苦的人，他爹種地主趙四爺的地，養活全家，他長大了就幫着爹爹種地。爺兒兩個五更起來摸着黑下地，晚上頂着星星回來，一年到頭紮緊了腰帶過日子，刨闢十來個年頭才賺了點錢，買了五畝地，爺兒們只道小日子就這樣一天天地好起來。

忽然那年鬧起瘟疫，爹爹病死了。老頭子臨死前把周吉祥叫到面前說：「我的血汗都在那點地上用盡了，你可千萬把持住它呀！」爹死了，媽哭死哭活的逼他到趙四爺家裏借錢買棺材，趙四爺一口咬定要他的五畝地作押，他也硬着頭皮答應了。這一來可是惹禍上身，趙四爺的錢是有名帶刺的，他借的錢兩年工夫就滾了好幾個個，三年頭上趙四爺把地要過去還不夠。

眼君在家裏沒法活下去，周吉祥把娘交給兄弟周迎祥，自己跑到重慶去做小工，臨走時他含着眼淚對娘說：「我出去掙了錢捎家來養活你老人家。」

舊社會就是狼走遍天下吃肉，窮人到哪裏也沒有活路。周吉祥在重慶做了不到三個月的小工，就被國民黨抓去當兵，發到蘇區去打紅軍（當時國民黨正發動第五次圍剿）。當時他雖然有些害怕，可是跑又跑不了，只得硬着頭皮幹，打完紅軍回來接着就是抗戰開始，他從

第一師編到第廿三軍，以後參加了游擊隊，又從游擊隊編到七十一軍。

開頭他還怪戀家的，總想找個機會跑回家去，可是呆了幾年呆慣了，覺得幹這個軍隊也怪舒服的。名義上雖說是打鬼子，實際上却是聞到鬼子的味就跑，到了地方就逼着老百姓弄好吃的。人這一輩子主要要吃吃喝喝，在這裏起碼是甯愁吃穿，衣服來了，飯來了，只不過自己動動手張張嘴就成。有了錢的時候還可以推推牌九，嫖嫖一破鞋，再不然來幾個煙泡抽抽大煙，雖然時常挨打受氣，可是也沒辦法，背後罵幾聲就算了。就這樣一混十幾年，也不想升官發財，雖然他能打一手漂亮的砲，可是他不正心打，到了戰場上就往壕溝裏一蹲。

抗戰勝利的時候，國民黨軍隊最初想把卅五歲以上當兵的送走，後來內戰打得厲害了，抓兵一時還來不及，就把他又留下來，從上海裝上美國兵艦運到東北去。

三 換換腦袋瓜

一九四七年的三月，在殲滅八十八師的戰場上周吉祥從烟火裏爬出來當了俘虜。

他心裏直叨咕說：「完了，完了，一準不是扒皮就是活埋。」因為他不止一次的聽當官的講，被八路軍抓到只有這兩個死法。可是他沒死，他和一羣俘虜踏着咕唧咕唧化了雪的泥路，被押送到車站，又坐上火車到了齊齊哈爾，原來是把他們送到這裏來受訓的。

「訓吧，」周吉祥心想：「不殺就行，我就不信你們能把我的腦筋翻個個兒！」

很快他們就開始學習了。生活真是緊張的要命，清早天不亮就爬起來跑步上操，吃完了飯就上課，下午又討論，晚上又是什麼開會呀

，檢討呀，簡直每天連拉屎的空都找不出來。吃的呢，頓頓離不了高粱米，端起碗來一看肚子就飽了。每天吃得他的肚子裏咕咕嚕嚕直叫，他想起在國民黨那邊那個逍遙自在的生活時，心裏就罵娘。

住了幾天，生活多少習慣了一點，高粱米也可以將就吃兩碗。可是就是怕上課，有一個什麼教員成天講什麼革命啊，共產黨怎麼好，國民黨怎麼壞呀……。周吉祥一聽這些話心裏就翻個，上課時他這個耳朵聽進去，那個耳朵又冒出來，再不然就打瞌睡，他想反正怎麼說也是國民黨好，頭一樣就是吃的好生活舒服，在這裏成天簡直好像蹲監獄。

上課不正心聽，討論會上他就沒有發言權。班裏其他人很快的都學會一套道理，討論會上都是滿口名詞，他還瞧不起人家：「你還不是和我一樣都是抓來的，裝他娘的什麼腔！」

又過了幾天講課的人換了，講的內容也換了。講起舊社會地主怎

樣壓迫佃戶，有錢的怎樣欺侮窮人，周吉祥一聽覺得這還有點意思。人家說「天下老鴉一般黑，那一個地主都壓迫佃戶」，他本來想去覺得說的對，不用說別的，就拿趙四爺來說，全家人都是甩着兩隻手啥活不幹，成天吃香的喝辣的。想起趙四爺他就想起他那五畝地和他爹臨死的話，心裏酸溜溜的不是個滋味。在班裏的討論會上，他也把過去的事情講了一下，可是他想還不是講講罷了，反正人家趙四爺現在還一樣的吹鬍子瞪眼，你甭把他怎麼樣！又聽說解放區的老百姓都打倒了地主惡霸分了房子分了地，他還有點不相信說：「那是哄小孩玩的，世界上那有那麼便宜的事。」

上級好像知道他不相信，過了兩天就帶他們到附近鄉下參觀農民翻身的情形。

這時正是春暖開花的時候，黑土都快要從雪裏鑽出來。路上來往的人和車馬很多，有的是到城裏買東西，有的是往地裏送糞，人的臉

上都是喜洋洋的，趕車的長鞭子在空裏一撻一撻的「拍拍」連響，這一片景象他以前簡直都沒看見過，他記得在他們湖南的鄉下向來都是死氣沉沉的，沒有事誰也不敢到外面走走。

他們走進一座二三十戶人家的小莊子，街上打掃得乾乾淨淨，農民都在家裏整理農具準備春耕。村長出來熱情地招待他們，接着又向他們介紹這裏老百姓在共產黨領導下怎樣起來打倒了封建地主，怎樣分了房子分了地，現在的日子又怎樣的好過。講完了就哈哈大笑說：「早先這疔疽叫小鬼子和國民黨壓迫得也是沒法過，現在可不同啦，今年春天咱們政府還借錢叫我們種地哩！」

周吉祥像聽故事一樣的聽完了村長的話，心裏還有點不相信，趁人不注意他便溜進一個小院套裏。一個老頭和他兒子正在院裏選種子，看他去了急忙站起來親熱的說：「坐吧坐吧，同志。」老頭子像見到親人一樣對周吉祥滔滔不絕地說起共產黨怎麼好，民主勝軍（註一

怎樣好，又說自己過去給地主扛活，出力出汗幹一年還不够吃的，共產黨來了他翻了身分了三垧地和三間房。老頭子越說越高興，領着他去看他分的大紅馬、糧食倉。老頭子又拍着周吉祥的肩膀說：「同志，這都是你們的功勞啊！」

晚上，周吉祥躺在床上怎麼也睡不着。過去的事情像電影一樣從他腦子鑽出來，剛一闔眼趙四爺那隻狼一樣的眼就出現在他眼前，耳邊響起爹臨死時說的那句話：「這地是用我們血汗換來的……。」住了一會，白天說話的那個老頭又出來了，他哈哈地笑着。又一闔眼，又想起十幾年不見的娘，家裏沒吃沒穿大概早已餓爛爛了，自己這十多年却在國民黨隊伍裏學得那樣下流，只圖吃喝玩樂，連自己的爹娘，自己的仇恨都忘了。他自言自語地說：「我家也是窮人」突的從炕上跳起來，穿上衣服跑到指導員那裏。流着淚表示決心說：「我堅決參加民主聯軍，打到關裏去解放我的家鄉！」

半個月以後，周吉祥就和很多同志一起坐火車趕到前方去。

四 周吉祥找到家

周吉祥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到班上的那一天就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樣。

那天連部通訊員帶他剛跨進小砲班的院子，屋子裏就忽拉一下湧出一群人，拉着他的手把他擁進屋裏去，屁股還沒落炕，就有人遞過一支捲好的煙，正好周吉祥在路上癩了兩天了，他連忙接過去吧吱吧吱抽起來。

他看到這麼多人圍着他，實在有點不好意思。別人一問話，他馬上就站起來立正，大家急忙把他按下說：「別這樣，咱們部隊不講這一套。」班長是個廿多歲的小伙子，很精幹，他看周吉祥這個拘束的樣子，便說：「大家不要吵，先讓周同志湯湯腳休息一下吧！」他剛

說完，從炕上跳下一個小個子就給周吉祥解腰綁。周吉祥嚇了一跳，想站起來，旁邊伸過好幾隻手把他按住，說：「讓他來給解吧。」襪子剛脫，一盆熱水就端進來。

洗腳時，他已經不像剛才那樣拘束。班長問他是那裏人，多大年紀，怎麼參加了國民黨軍隊，最後又問他缺少什麼東西用。他本想站起來說：「報告班長什麼也不缺。」忽然炕上坐的人都噉的一聲跳起來，這個說：「我還有條新毛巾。」那個說：「我送他一個學習本。」一會工夫他的身邊就堆了一堆東西。他正在暗想這些東西大概要錢，只見班長也從背包下面抖出一件嶄新的白襯衣，送到他的面前說：「給你吧老周，咱們的隊伍就是家，同志們好比親兄弟，有了東西自們大家勻着使用。」周吉祥說不出心裏是啥滋味，他只知道這是十幾年來第一次有人對他這樣親熱，他想說幾句道謝的話，可是睜眼好像叫什麼卡住了。

晚飯時，全連廿個新來的同志都在連部吃飯，連裏特別做了四個菜請他們會餐。連長親自給每一個同志盛飯，指導員像老媽媽一樣問長問短。周吉祥看到這個樣子，想起在國民黨軍隊裏的時候，當官的把當兵的不當人看，有一次有個什麼美國官去參觀，他因為做錯了一個動作，挨了連長幾皮鞭，還關了一天不給飯吃。他又想起在往前方來的路上還害怕民主聯軍裏也像國民黨的軍隊一樣，現在他可是看到了。一時，他也不知是高興，還是羞愧，心裏像一團亂麻。沒吃完就裝着頭痛跑出去。

晚上，班裏開了個班務會，從班長開始，各人都把自己的歷史簡單介紹了一下。周吉祥一聽原來班上那個人都受過地主的壓迫，這時他再也聽不住了，他把自己怎樣被地主弄得家破人亡，怎樣被抓去當兵，在國民黨軍隊又怎樣變成兵混子統統說了，最後他哭着說：「我也是窮人，以前我忘了本，對不起窮人。大家現在對我都像親兄弟一

樣，以後我要和大家給咱窮人報仇。光說沒有用，大家以後看吧……
「他的話把好多人都引哭了。」

五 窮哥兒們

自從周吉祥到了班上以後，我們這假家就更加活躍了。他真是個有意思的人，平時好說好笑，幹工作也不肯落後，學習也積極。大家看他歲數大了，公差勤務都盡量叫他少攤，可是他還不高興。可就有這樣缺點，在國民黨隊伍裏呆久了，個性狹隘，看誰不順眼就好給人家記成見，誰知那年夏天就爲這個鬧了一場不團結。

四七年的夏季攻勢裏，周吉祥表現得很好，受到營裏的表揚，於是他就多少有了點自滿的情緒。整訓開始後，我們班裏又調來一個新砲手，名叫李長發，小伙子長的挺機伶，腦筋又聰明，是個「翻身」戰士，以前在步槍連裏，後來調到團裏的小砲訓練班去學習了兩個月，就調到我們班來當砲手。他來了以後，聽說周吉祥是個老砲手，經

驗多，他就常常想跟周吉祥學習學習。誰知周吉祥看他是個毛頭小伙子，又是個新手，就有些瞧不起他。

有一天，他們兩個爲了爭論一個測量距離的方法，周吉祥一口咬定是自己的方法好，他說：「我在國民黨那邊學的就是用這個方法。」李長發氣急了，就沖口說了句：「國民黨那邊都好，你爲什麼不留在那裏！」

這一句話不要緊，周吉祥氣的把碗筷一摔，跑回屋裏就蒙頭大睡起來。李長發也知道自己說錯了話，可是話說出去又收不回來，只好隨他的便了。

班長從連部開會回來，聽說這回事，當時就把李長發批評了一頓。又跑到房子裏想安慰周吉祥幾句，誰知他却把一肚子火朝班長放起來：「我們是用炮彈換來的當然不如翻身來的，以後他有能耐叫他教好啦！」班長知道他正在火頭上，說了幾句就出來了。

班裏從此就鬧的不大融洽，周吉祥也因此得了病。因為那天他上了點火，晚上受了涼，人又上了年紀，比不得年青人身板結實，這樣一來就把咳嗽的老病勾起來，一宿到亮的咳嗽，攪得大家晚上睡不安，白天練兵就不起勁。

班長的心裏像壓上了塊大石頭，他想起快把周吉祥的病治好，把他和李長發的疙疸解開，這樣全班練兵的勁就可以再搞起來。

可是，周吉祥還是成天的縮在炕上咳嗽。他忙着找衛生員給周吉祥看病，半夜起來給他燒開水吃藥，把自己不捨得花的津貼費拿出來給周吉祥買雞蛋吃，周吉祥一夜工夫就能吐一小筒濃痰，第二天一早他就不聲不響的拿出去倒掉。得空就摸着周吉祥的頭安慰他：「好好休養，再有幾天就好啦！」李長發一看班長這樣做，他知道這事主要是自己引起的，那天確實不該那樣，現在倒叫班長跟着受累，於是有了活他就搶着幹。晚上站哨回來他就先把水燒好，端到周吉祥面前，清

早搶着把周吉祥的痰筒拿去倒，這些事情周吉祥一樣一樣的都看在眼里。開頭幾天他還能閉着眼睛裝看不見，後來越覺得躺不住了，有幾次他看見李長發把開水或刷乾淨了的痰筒放到自己面前又紅着臉走開的時候，他真想跳起來拉住他的手說幾句道歉的話，可是他沒這樣做。他也想找班長談談，但班長白天忙着練兵，晚上屋裏人又多，他總是不好意思直接談。

一天晚上，開班務會總結第一階段的練兵工作，大家圍着一盞小油燈，周吉祥躺在人背後的黑影裏。

班長眼睛望着小油燈開了腔：「咱們班裏這一階段的練兵搞的很不好，班裏又鬧不團結，這主要應該由我負責任，使大家有了意見不能互相交換……。」班長還沒說完，李長發搶着說：「不怨班長，都怨我，我不該諷刺周吉祥，我們都是窮哥們，爲什麼不能好好提意見，我現在應向他道歉。」周吉祥這時再也聽不下去了，他猛的從黑影裏

坐起來說：「我斃了好幾天，早就想說說啦，叫我說誰都不怨，就是我不對，我不該對別人記成見，咱們革命隊伍就好比是個大家庭，同志們都是親兄弟，李長發比我小，他就是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我也應該担待點，爲什麼要鬧不團結？這幾天他和班長對我的照顧簡直就沒法說了，我在家裏受地主氣，在國民黨軍隊裏仍然受壓迫，現在大家都拿我和親兄弟一樣，還有啥說的……」一陣咳嗽把他的話噙住了，他伸過手拉住李長發的手，兩人的眼淚都流了出來。

周吉祥的病很快就好了，全班又團結得像親兄弟一樣捲入了熱火朝天的練兵熱潮。

六 老砲手立功

在東北爬冰臥雪打了兩年多仗，到一九四八年的春天敵人就像砍去爪子的王八，縮進長春、瀋陽和北寧綫上。

就在那年的夏季整訓裏，周吉祥當了副班長，他幹的更起勁：「我在國民黨的隊伍裏幹了十幾年，還是當兵，現在上級這樣瞧得起我，我一定要對得起咱們窮哥們。」整整一個夏天，他起早爬晚，掏出心裏的本事教大家，把班裏的練兵情緒搞得噉噉叫，到練兵快要結束時，大家學好了一身本事都想找個機會試驗試驗。

忽然來了命令要行動，上級動員說這次要捅到敵人的屁股後面，截斷它的喉眼，把東北的敵人全部消滅在關外。

行起軍來就日夜的趕，部隊像一條條飛龍，飛快地跨過長春鐵路

，向北寧路前進。路上，周吉祥一面走着，一面盤算，自己參加革命也一年多了，雖說工作很積極，可是還沒給人民立上幾功。不過要說六〇砲立功可是有點不容易，它老是跟在突擊隊的後面，有功都是人家突擊隊立上啦。這回他下了決心，一定要在這次戰役裏立功。

第一仗是在義縣打響的，可是還沒等我們這個團參加戰鬥，敵人一個師就完了蛋，大家都有些不痛快。後來不知怎麼一轉，就轉到錦州城外了，連長說：「這次突擊任務是我們這個營的，大家有決心打進去沒有？」

「有！」大家嗷的一聲跳起來。

總攻的前一天晚上，周吉祥把六〇砲擦之又擦，又給連裏寫決心書說：「我帶這門砲，保證掩護突擊隊完成任務，堅決在這次戰鬥裏立功。」

說起來錦州真是一場惡戰，一天一夜消滅了十多萬敵人，還活捉

了范漢傑，難怪蔣介石急的親自坐飛機跑到戰場上去弔喪。

總攻那天的拂曉，周吉祥和班長帶着兩門小砲進入陣地。這裏離突破口只有四百多米遠，突破口的工事都看得很清楚。

傍晚午，兩面的砲對着轟起來，我們的砲彈一陣一陣像颯風一樣從頭上飛過去。住了一會敵人的砲彈也打過來，陣地上掀起一片烟土，地皮像要被翻過來。

開始爆破的時候，周吉祥忽然發現突破口右面的一座小紅房裏藏着敵人一挺機槍，正封鎖前進道路，爆破組已經有人負了傷。於是周吉祥把六〇砲定好五百米距離，瞄準了，噠的一砲打過去，正好打在紅房蓋上，接着他又打了兩砲，房子上起了一陣黑煙，機槍啞了。這時只聽得前面轟轟幾聲雷響，在煙霧裏露出一面紅旗，周吉祥和班長帶着兩門砲隨突擊隊沖進城裏。

這時城裏打得亂成一片，槍砲分不出個來。敵人被打得到處亂

竄，一群群的俘虜，包着腦袋，拐着腿的走下去。周吉祥越打越高興，砲彈也不知道打了多少發，打光了他就去找敵人扔下來的砲彈。

到傍晚時，有一股敵人最後被壓進一個大院裏，他們像被打瘋了的狗一樣，把所有的火力都集中起來封鎖着路口，突擊隊被頂住了。我們的陣地離敵人的大院還有八九十米遠，刺刀沒有那麼長，手榴彈又扔不過去。連長急的抓耳撓腮，他一回頭，忽然看見周吉祥，就高興的說：「架起來打這個狗日的！」周吉祥把眉頭一皺說：「不行，太近，打不好反打壞了自己人！」他心裏正在想怎樣能把砲打的更近，因為以前他沒這樣打過，恐怕沒有把握。想了一會他猛的把腳一蹀說：「管他娘的，先打一下試試。」他一哈腰把砲定好了八十多米的距離，一看砲筒都快朝了天，他叫人把住砲架不讓砲筒往後仰。裝進一顆砲彈，噹的一聲，砲彈噠流流鑽上天去，周吉祥捏着一把汗，兩眼直瞪着。忽然天空一條黑綫，嗖的落到前面的大院，一聲爆炸冒起

一陣黑煙，大家齊聲叫好。周吉祥擦了把汗，連着又打出去三發砲彈，院子裏一陣大亂，吱哇亂叫起來，突擊隊趁勢衝了進去，二百多個敵人全當了俘虜。

錦州解放了，跟着又在遼西把國民黨廖耀湘兵團十幾萬人吃了個淨光，於是部隊從四面八方向瀋陽湧去。

東北解放後，周吉祥立了一大功。在師的慶功大會上，首長親自給他掛上了「勇敢」獎章。他在台上扯開嗓門說：「現在東北雖說全部解放了，我還要響應上級的號召，打到關裏去，解放華北和江南的老百姓，解放我的家鄉！」

七 決心保國防

部隊從東北打到關裏，解放了華北，在北京外圍休整了兩個月，又浩浩蕩蕩南下了。

周吉祥從來沒這樣高興過，幾丈寬的大路上都擠滿了隊伍，紅旗飄呀飄呀的，老百姓敲着鑼鼓，扭着秧歌，歡迎啊，慰勞啊。我們也喊着口號：「打過長江去，解放江南的窮哥兒們！」

沒有事的時候，周吉祥就對別人說：「這就好比眼睛看着勝利一步一步就靠近啦！」可是，心裏也有他自己的一點打算：「越走離家越近，說不定將來會從自己家門口過，那時應該看看十幾年不見的娘子。再說全國眼看就要解放啦，自己這樣大歲數也該回家過幾年安穩日子。」

部隊在沙市渡江的那一天，周吉祥得到了一個不好的消息。他碰見了一個小時的朋友，現在沙市做買賣。朋友告訴周吉祥說自從他走後家裏更困難。抗戰開始的時候，他弟弟又被抓了兵，因為開小差被國民黨打死，剩下他娘一個老婆子，不久也就餓死了。周吉祥聽了這番話，心裏像刀刺的一樣。回連後，一連幾天吃飯走路都沒精神，眼前沒有人的時候他就偷偷擦淚，他恨自己不該在國民黨軍隊裏鬼混了十幾年，不早點回去養活娘。

過了江後，部隊短期休整時，指導員知道了這件事情，就親自跑到班裏去安慰他，鼓勵他。他親口向指導員保證說決不影響工作情緒，可是他的精神總是不大好。

十月，部隊在湘西連續的追擊敵人。那一天連裏忽然傳開一件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起初大家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後來排長說：「我們把國民黨的舊中國打倒了，現在又成立了個新中國

，毛主席當了政府主席，朱總司令當了副主席啦！」大家都高興的跳起來，可是笑了一會，周吉祥覺得高興高興就算了，沒有啥。

第二天早上出發前，指導員就對大家講起了這件大事。他說：「現在我們的新中國成立了，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喜事，這個新中國和過去那一個朝代都不一樣。過去幾十年裏，我們在爬冰臥雪的時侯，在捨死忘生的時候，常說要打出個窮人的天下，現在這個新中國就是窮人的天下啦！」指導員的嗓門越提越高，他接着說下去：「過去我們有很多同志家裏被害得家破人亡，這是因為什麼呢？因為那不是窮人的天下，在舊社會裏窮人有了家也不能保，所以要保住我們的家首先要保住咱們窮人的天下。現在敵人還沒完全消滅，我們還要繼續戰鬥……」。下面的話周吉祥都沒聽清楚，這時他覺得指導員說的每一個字，都變成小鐵錘敲得他腦袋發痛，路上他一面走着一面想着指導員的話，句句都不差。以前自己也有家，可是被地主和國民

黨反動派弄得家破人亡，最後連娘都餓死了。要是早有窮人的天下，現在家裏的光景不知該有多好。」

連幾天，不論行軍還是休息，周吉祥總在想這個問題，他越想越覺得新中國和自己是像娘和孩子一樣的血肉相連，指導員說的對，要保住自己的家，就要保住窮人的天下。雖說現在娘死了，家也沒有，可是他知道，今後他的親戚朋友，他的窮哥們會翻身，會分到土地。想到這裏他心裏像打開了兩扇門，他自言自語的說：「打天下是爲自己，也是爲所有的窮哥們！」

從此，我們的老大哥又活躍起來了。向廣西進軍的時候，部隊每天百八十里路的連續追擊，爬大山走小路，下雨路滑，周吉祥一樣的扛砲攆砲彈，別人要幫助他還不答應。有一天晚上爬山，天嘩嘩的下着雨，四面黑得啥也看不見，下山的路一噉一滑，周吉祥腰腿不靈便，一個不留神滾進山溝裏摔昏了，他醒過來別人用帶子把他拉上來，

他一拐一拐地又趕上了隊。第二天他的左脚脖子腫得像個大饅頭，他手裏多了一根木棍，可是身上的東西總是不肯讓別人拿，有的同志和他開玩笑說：「周吉祥長了三條腿啦！」他高興的回答道：「三條腿也要把全國解放！」周吉祥像一塊硬鐵，摔爛了身子也不爛心，他從艱苦裏滾出來，廣西戰役結束後他又立了一大功。

現在一提起建設國防軍周吉祥的勁兒就來了。沒有事的時候他就鄭重其事地對我們說：「我以前不知道國家重要的時候，也是以爲革命成功了大家就都可以回家種地享福啦。現在我一看沒有國防軍咱們窮人的天下可真是坐不穩。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好像大河裏的洪水，說一天天地乾下去，可是要沒有堤擋着，它總想跑上岸來把窮人的房子沖垮，糧食沖跑。咱們建設國防軍就好像在河岸上修個大堤，千萬年沖不垮，多大水也不怕。有了這樣的好堤，老百姓才能安穩穩的過日子。別看我今年四十五歲了。我還有決心幹下去哩！」他把大

嘴一咧，望着大伙呵呵地說：「革命革了好幾年，沒有功勞，總該有點疲勞啊，毛主席早說過了，革命有前途咱們就有前途，幹吧小伙子們，將來你們的前途都大的很哪！」

誰都說老大哥年青多了，路上不是說就是笑，再不然就哼哼起自己編的歌子：

六〇砲兒亮光光，

隨我南北打勝仗；

整訓生產練本領，

練好本領保國防。